

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

□顾 浩

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是我们十分尊敬的老诗人贺敬之同志提出来的。全国各地的诗人和专家学者围绕这个命题展开讨论,这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深远的。我想就这个命题说几点不成熟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诗歌史也是一部诗体变更史

中国诗歌,是最早出现的中国文学样式。如果仅从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诗经》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了。三千多年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诗体变更,造成了一度又一度的诗歌繁荣,耸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诗歌高峰。

《诗经》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作品,以四言为主体,千古名篇传诵不衰。战国后期,诗体一变,出现了“楚辞”,我们有了屈原,有了《离骚》。到了汉代,“汉赋”兴起,我们有了司马相如,有了《长门赋》。到了唐朝,“近体诗”称雄诗坛,我们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进入宋代,“宋词”勃兴,我们有了苏东坡、辛弃疾、柳永、李清照。走进元代,“元曲”唱响,我们有了关汉卿、王实甫。到了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九州,新诗应运而生,我们有了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田间、艾青、贺敬之、郭小川;与此同时,我们还拥有了把格律诗词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 of 毛泽东。

由上述的这样一个中国诗歌发展过程看来,诗体的变更更对于诗歌的繁荣关系极大。我们既要看到内容决定形式,又要看到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单纯地强调哪一方面都是片面的。

神州盛世呼唤着诗体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神州大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三大文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个诗情洋溢的时代。时代呼唤着更多伟大诗人的出现,时代呼唤着更

多光辉诗篇的问世。

放眼今日中国诗坛,呈现出中国前所未有的、他国不可能有的壮丽奇观:一方面是众多老中青诗人用自由体创作新诗,一方面是众多老中青诗人用格律体创作新诗。两股创作洪流,并行不悖,向着中国诗歌繁荣的目标勇敢地奋斗着,深入地探索着。

判断诗歌优劣的标准也和判断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要看群众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我曾在方方面面做过调查,恕我直言,他们对我们的许多诗作是不喜欢、不满意的。你发表,我不读,成了普遍现象。人民群众远离了诗歌,问题的症结还在于诗歌远离了人民群众。这里除了诗的内容、情感、境界等方面的问题外,群众对我们诗的形式也有意见。但是,家家户户又离不开诗。一个孩子生下来刚会说话不久,就要他(她)背几首诗。而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是,至今背诵的还是“床前明月光”、“锄禾日当午”那几首。严峻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严肃的课题:我们一定要让中国诗坛走出困境,创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诗体。

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创建要靠广大诗人的创作实践

中国特色新诗体从哪里来?不是靠几个人关起门来搞设计,也不是靠开几次会议来搞定。最根本的途径是,广大诗人团结奋斗,围绕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共同目标,用创作实践来解决这一重大的时代命题。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中国“近体诗”是怎么形成的?至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是由某个人或哪几个人设计出来的。实际上,应当说,是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规矩,最后约定俗成的。“宋词”的形成过程、“元曲”的形成过程也应当是如此。所以,精神产品的创造和物质产品的创造一样,事先都没有什么框框,只要遵循各自的规律行事就行了。

雪莹为人坦率、为诗真诚,其诗其人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有着冰雪般的莹白透彻。《我的灵魂写在脸上》是诗人出版的第三部诗集了,记得诗人早年的写作如《水妖》之类,曾令我激赏、赞叹,发表在1987年的《人民文学》上时颇受好评。其诗的灵动鲜活,逼人的青春气息并带一点自恋的情绪,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上世纪90年代初期,诗人突然在诗坛上销声匿迹了,那大抵是婚后幸福地享受生活,专注地相夫教子的缘故,抑或是另辟蹊径、开创新的事业,是诗意栖居于古诗的原因吧。2000年后沉寂数年的她重操诗笔归来,初始难免有生涩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诗越来越成熟、稳定,诗仍旧写得漂亮,且越来越有分量。那一以贯之的真切、纯粹,对情感波澜微妙处的把握,对人生的透彻理解,对俗常事物中诗质的发现,都表达得得心应手,令人心怡。我曾在一位新疆女诗人寄给我的诗集中读到她写给雪莹的诗,那是对诗与诗人的敬重与推崇,并有着亲情的感念,可见其令诗受众喜爱的程度。读雪莹的近作,令我惊异她的写作似已进入喷发的状态,不仅高产,且都有着均衡的质量,其中的一些佳作动人心魄,既感性丰盈,又能给人以启迪,不可多得。

肉身和灵魂之间

——《我的灵魂写在脸上》赏读

□韩作荣

继20多年前的《水妖》之后,雪莹爱情诗中最动人的意象是水仙,她写水仙的一组诗作,该是爱情诗中的上品。“请认出这尘埃里的灵魂/还原它前世的柔软和洁白”,“梦中,万物花开/我只钟情这清俊、高标的一朵”,这洁净、清雅的水仙的品格自然也是人的品格,诗人笔下的水仙即是赋予了人文色彩的水仙,也是自己,更是等待醒来的另一枝水仙。诗之动人之处,还在于诗人复杂心理的描述,是一颗动荡不安的灵魂的歌唱。这“美到孤绝/干净到遗忘忘世”的水仙,时而怀着惊悸的喜悦,“千里而来,只为你与我相遇”;这“枷锁下的舞者”,深知“当酒遇到火,必得燃烧/当溪流遇到山涧,必得舍命一跳”,但爱情的经验和生命的智慧告诉她“我看到的是过去/恋上的是自己”,所以“见只是见,想念也只是想念”,而“一切,在尚未开始前结束”,这也许就是诗人理想中爱情最好的也是必然的结局……错综复杂,欲诉还休。“未及启程的浅笑和低语”,热烈而又节制。在诗人笔下,爱与被爱者的关系如此了然——“在自造的神前,颜面低垂/我不离尘埃,你就永远高居庙堂”。

诗之另一种动人的表达,是那些发自内心的真切呼唤和率真的言说:“求你放开我的心/不要让它跳得这样慌,这样急”,而她的祈盼,则是“是否要把心一分为二/一半爱你坚硬的石性,一半爱你湿润的水性”,这样的诗行,读来已分不写的是水仙还是人,恰如庄周和蝴蝶,二者浑然一体;水仙的特征与人的情感特征同一,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也是对人之心灵的貌似模糊实则真切的呈现。

诚然,中年的爱情仍旧是炽热的,但已不再是那种呼天抢地、死去活来、天真浪漫的追逐与极致状态,而是多了理性的思考,稳定而从容。因而,她感受着“谁能无视自己的眼睛/控制热烈的血流和心跳”,却也感慨“追求光的人因光盲目/寻找水的孩子因水溺亡/我们爱上水仙,而水仙只爱自己/忧伤的倒影”。说起想念“那清透、玲珑又婉转的心事”已是波澜不惊,再相聚“也全无想象中的悸动与悲喜”。诗人甚至认为那些刻骨铭心的诗句“不是我们说的/是风,借用了我们的嘴唇”,而“记取,是为了忘记/就像相遇,为了离散/爱为了疼痛/美,为了消逝”,这曾经的爱情的结局带着宿命感,被看透了,已和人的意愿无关。故地感受的是一颗“玻璃心,因干净而易碎”,“没有爱情,只有际遇”,可她又说“我绝不交出那两个字/不说‘再见’就意味着我们永不分离”。这似乎相互矛盾的对爱的情感渴求和理性态度的纠缠,既体现了女性的脆弱,也折射出信仰和坚定。爱情确是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正如她的《悲剧》一诗所言——“从前,我可以放弃/整个世界,只要你/如今我说,我已不再爱你/但我迷上了你给我的悲剧”。亦如她的《遇到水仙》的尾句“水仙唤水仙,我爱这燃烧的感觉/胜过爱你”。爱,还是不爱?或许只有极度的成熟的爱,才有这样的感受。

这些是既年轻又老练的作品。诗人虽然已不再稚嫩,但仍然有着压抑不住的激情,其心理仍旧年轻。当“天空倾斜,星族/开始新一轮暴乱”,面对可疑的人性,她仍有“虚妄的狂热与绝决”,“你的一滴泪/是灼痛我一生的火焰”。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一个具有诗的敏感的人,心境怎么可能是一潭死水?由于坚信“只有欢乐值得被赞美”,所以才有了面对孤独,仍旧“在黑暗中写下明亮的诗篇”的力量和勇气。

诗人李轻松称雪莹是“一个自身不会燃烧的纵火者”,这话有其道理。她自己也说——“水仙的情感,不上不下,不高不低/恰好介于肉身和灵魂之间,你我之间”。或许,正是理性地控制了自身的燃烧,诗人才不至焚毁了自己。而“肉身和灵魂之间”是聚于一体的亲密无间,两者分开便是死亡。这种状态,正如她的诗所言——“她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用无声的语言歌唱/她不呼唤,也不哭泣/她不快乐,所以从不悲伤/她因太久的思念而忘记了/思念的模样”。会忘记吗?表达似乎平淡无奇,平静的表面之下却有着旋涡般的涌动,有着入骨的情感揭示。

今天中国诗人的创作条件同中国古代诗人相比,不知要好出多少倍。但是,完成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历史使命,并不比中国古代诗人创建“近体诗”、“宋词”、“元曲”容易多少。不管面对的历史使命是多么艰难,我们都会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最后的成功是属于我们的。

对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几点猜想

中国特色新诗体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因为现在还没有到说清楚的时候。但是,根据广大读者的意见,对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基本特征还是可以做出初步描述的,或者就算作是猜想吧。

(1)精练的语言。汉语汉字,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条件。华人作诗,几千年来都十分注重凝练。我们用母语写作,一定要严格遵守语法规律、语词特点、语言习惯。可以预料,精练的语言将成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根本特征。

(2)和谐的韵律。诗是韵文,必须押韵,押全国通用的普通话韵。但这里所说的押韵,可以设想,不必搞得过分严格。可以是一韵到底,也可以换韵;可以是平仄韵分明,也可以是平仄韵混用;还可以邻韵相通,如此等等。总之,根据诗的内容的表达、抒情的需要,灵活地用韵,而不使押韵变成创作中的一大束缚。可以预料,和谐的韵律将成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鲜明特征。

(3)简短的篇幅。欢迎有内容的长篇诗歌,但更提倡写短小精悍的诗,并使之成为诗坛的主体。诗写短了、写好了,读的人多了,诗的氛围变浓了,诗的繁荣就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可以预料,简短的篇幅将是中国特色新诗体的主要特征。

(4)多样的体式。中国特色新诗体,落实到创作实践中,如果搞得死死的,就那么一种体式,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古人作诗填词,虽规矩甚严,但也没有视作“天条”,而不敢触犯。拿词

打开诗集《我的灵魂写在脸上》,发现多次出现的一个意象是“飞翔”。按西方新批评派的理论解释,这一“主题意象”即是雪莹诗歌的词根,它肯定凝聚着诗人主要的人生经验和深度的情绪细节,规定诗人创作的风格走向。事实上,雪莹与诗歌结缘20余载,从未借助任何流派和圈子的外在力量,而一直是以往文本说话的方式前行,虽然没领略过大红大紫的殊荣,却也不曾遭遇遇坎坷的命运,总是高潮不断;并早已成就为诗坛上空一只搏击风雨的“鹰”,自有其飞翔的姿态与高度。

雪莹的诗是“走心”的。对于衣食无虞的雪莹来说,写诗更是关乎精神与灵魂的事情;或者说视为“暗夜里的灯光,寒冬中的飘雪”的雪莹,始终在以一种感恩、敬畏的态度,真诚地书写着心灵的风雨潮汐、世界的阴晴冷暖。惟因如此,无论是诗性的还是非诗性的事物,一经她心灵的滤化、抚摸,即成为烙印着主体渴望与吁求的情思符号。如《廊坊的“廊”》,对汉字进行释义似乎无谓诗意可言,但是通过诗人丰富的联想、想象,同“回廊百转”、“美人立廊下”、“廊桥遗梦”接合,即赋予“廊”字以“美的、婉约的”品性;特别是把“廊”拆解为“偌大的天宇/和一个男子的故事/遥遥相望,彼此对峙/却又敬爱有加,惺惺相惜/默然有着起伏的悲喜”,断言“廊坊的‘廊’是,间幸福的大屋子”,就更使一个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客观符号获得了主观、浪漫的真谛,诗人对小城廊坊的依恋与热爱也不宜自明。再有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朋友通信,到雪莹的《与×的对话》里也趣味盎然。友人说诗人令其照应的玫瑰花儿很好,依然“鲜着、艳着”,她却嘱咐对方“记得常换清水,让她到死/都是干净

来说,在现存的1200多个词牌中,有一半左右为字数不等的多种体式。例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沁园春》这个词牌,就有112字、113字等9种体式。而《洞仙歌》这一词牌,竟多达37种体式。诗的体式,是根据诗的内容来定的,又是根据诗人的爱好与习惯来定的。新诗体与多体式是辩证统一的。可以预料,多样的体式将是中国特色新诗体的突出特征。

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基本特征,这里猜测得准不准、全不全,只有待今后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来回答了。

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特色新诗体,这样一种文化形态的东西,不同于一般物质形态的东西,其形成过程往往比较缓慢。瓜不熟蒂不落,水到了渠才成。所以,对于这件事我们急不得,急于求成成不了。

如果要对中国特色新诗体形成历程做一粗略预测的话,我想,能不能用10年左右的时间,即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到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大致框架;然后,再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使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创作走向繁荣,走向成熟,成为人民心灵的呼唤、祖国前进的号角、盛世神州的乐章。

当然,我们深深懂得,做成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这件大事是十分艰难的。遇上这样那样的障碍、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走了这样那样的弯路,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要紧,要迎难而上。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因为中国历来就是一个诗的泱泱大国。我们有三千多年来古体诗歌创作的经验,有近一百年来新诗创作的经验,有源远流长的民歌创作的经验。只要我们一取其长处,避其短处,加上认真总结新的经验,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历史使命,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下一代人中胜利实现。

与此同时,我还认为,即使中国特色新诗体形成了,许多习惯于用自由体或格律体写作的人照样可以写下去。我们决不可以用打倒现存诗体的办法来推行新的诗体。中国诗体变更、诗歌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我们当然要坚持正确的做法,摒弃错误的做法。

“飞翔”的姿态与高度

□罗振亚

的”。貌似平淡的闺蜜交谈,实则是灵魂的隐性自白,表明人格的纯净比什么都重要。诗人并不直接描摹、表现事物本身,而是以“心灵总态度”的介入,表现事物在心灵中留下的投影或激起的回声。诗人善于借事物为诗情的外在机缘点,展现的是主体精神天地的丰富和斑斓。雪莹写诗是动用生命的真气的,从命泉里流出的情感发生机制,决定她的诗潜在地拥有着再度流向心灵、引起读者共鸣的可能。

的确,雪莹善于情感的经营,其诗情的新颖性、纯净度与婉约美令一般诗人难以企及。上世纪80年代后期,她那首《另一种声音》即透露出一种纯粹而含蓄的风度。复杂的青春心理戏剧,罩在感性化的艺术外衣下面,隐隐约约,影影绰绰,那种善意的掩饰,那种不无伤感的心绪涌动,把一个年轻女性的灵魂隐秘传达得苦涩而现代。所以几年前被我不犹豫地收入《龙江当代文学大系》之中。而今雪莹诗歌这种情感特征依旧,只是其质地愈加醇厚、成熟。如《由抒情转向叙述》,可以当作诗人的精神自传阅读,诗人的经历、心态、观察事物方式等变化表现得了分明,又妙不可言。“知道你会来/撤掉栅栏,敞开门//早已准备好/你的桌椅/你的纸笔/你的清茶/你的素淡晚餐/你可小住,也可久居——只要你愿意//但请安静,不要多言/不要在我的容貌”((《我的灵魂写在脸上》),诗人对爱的表白,没有唧唧我我、海誓山盟,但平静坦诚的娓娓道来中,却裹挟着一股摄人魂魄的力量,节制而有力道。在人心不古、爱情书写也日趋趋放荡粗鄙的当下,这些堪称最为温情、纯净、婉约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让读者心地澄明、精神清静的救赎功能。组诗《致亲人》《故乡记

忆》等亲情、乡情涌动的“灵魂舞蹈”,因暗合了人类深层的情思体验,同样缠绵缱绻,令人心旌荡漾。

若说雪莹以前的诗多属于内倾的心灵絮语,近10年来的诗则更注重新同广阔的现实世界对话,人间烟火味儿渐浓,同时加大了“思”的分量和重量。随着人生阅历与经验的丰富,复杂生活的锤炼和摔打,尤其是此间作品几乎全部是在身体的病痛之中完成的心理语境,使雪莹在诗歌观念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调整。一方面强化“及物”路线,扩充诗的容量。如汶川大地震当日,雪莹即以《汶川之殇》迅疾做出反应,其中的《羞愧》艺术化地介入了现实空间和时代良知,早上喝粥,“我为碗中雪白的米粒/感到羞愧”,看到电视上救援的画面,“我为自己眼中不知不觉得涌出的眼泪/感到羞愧”,想到生花妙笔无法为受难者掘出一条生的通道,“我为诗人的苍白、无力/感到羞愧”,街上浓妆艳抹、衣冠楚楚的喧哗,让“我为那沉甸甸的奢侈品/和高分贝的笑声/感到羞愧”,一次次的羞愧折射着部分人无动于衷的社会冷漠和诗人的良心自责,它在当时已有催人沉思的“行动”力量。在自觉的对自然、社会、生命、人性的关注与凝眸中,理性的沉淀、静观和思考,使她的诗融入了深刻的体验和感悟,转化为一种思想的发现,一种人生边上的“眉批”,一种主客契合的情感哲学。如“积雪堆峰/再没什么可以掩住纵横的沟壑/只有精神的骨头在暗夜里/咋咋作响……归于沉寂//时间从炉底抽走薪火//刀刃却越来越锋利//杯子上的裂痕无声地扩大/谁都知道/彻底碎裂是迟早的事”(《老了》),诗进入了生命体验和精神升华的境界,诗人直面生命必然的衰老和最终的消逝,在不乏忧伤色彩的语序中呈现出锋利的

我的散文集《脚下的远方》出版了,不由得又想到自己曾有过的一只保温玻璃水杯。那杯盖上一个蓝色同心圆,平时那圆就盖紧,一加了开水,蓝圆就微妙地变化起来,渐渐变为朦胧,再慢慢变得清晰,一朵彩色荷花活鲜鲜显现出来。待杯中水温渐渐落下去,那荷花便又慢慢退变为蓝圆了。设计者意在以此提示杯中水温,防止高温时喝水烫了嘴,我却由此想到另外的道理,热度是产生美的最重要因素。有了充分的热,蓝圆可以变为荷花,凉了,荷花便消逝。还有那些坚硬的钢铁,冷时它就死硬硬呆板地躺在那里什么光彩也没有,一旦给它以高温,它竟变成红彤彤洋溢着灿烂星花可以千姿百态的液流了。同是一块地皮,春天时就自动长出草来,同一棵棵果树,冬天,不仅无花,连叶子都不见一片,夏天却花繁叶茂。一个女人,热爱着时可能美丽非凡,冷酷着时,则丑陋而可怕了。神奇吗?神奇。简单吗?十分简单。就因为一个热度!这使我想到人生,想到已成为我人生重要内容的文学写作。热可以产生美的奇迹,美文便不可能不与热情相关。造就美文的热情其实是作者热爱人生之情。这道理对别人也许简直不算道理,我却是极看重的。世界上被先哲发现的道理已多如牛毛了,而对单个的后来人并不如此。只有亲身体悟了的道理才是属于自己的。我体悟到的热情可以创造美,主要是指爱,爱是热源,也是美的不熄的火种。热爱产生激情,激情是爱的最高形式,所谓有爱才能有才华,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人若有爱,他的生命便会产生美丽的花朵,没有热情,花朵不会出现。无爱的生活,那不能叫生活,只能叫活尸运动。因而无大爱也便无灿烂的生活。

人生得追求境界。境界取决于理想。理想之光照亮痛苦之肥养育的美丽。没有理想之光和痛苦之肥,便不可能有美丽,有的顶多是漂亮。漂亮在不太高的境界之中就可以找到,而最美的永远在理想之中。如果说不理想,人类也就没有美也没有希望了。应该是,生活过就是爱过,生活着就是爱着。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素质、特别重要的能力,也是特别重要的境界。才华不光在于高智商和绝顶聪明,而且也包括真诚的爱的能力。

散文写作也如此,哪怕只是走马观花,勿行远方,用脚写下的游记类作品也缺不得爱心。审视自己这本游历集,凡味同嚼蜡不够美的篇什或语句,皆因爱意和爱的境界不够所致。

思想和沉寂的力量,给人一种积极的旷达启迪。又如《在槐花的香气里安家》本是原乡的精神返归咏叹,可在亲切而怅然的情思流动中,还是透露出智慧的“魔瓶”,童年记忆镌刻在诗人心灵上的“是我记下了:美/有时像沙子揉进眼中/疼痛、伤感、且忧伤”,情理浑然的辩证思维走向里,诗已接近理趣丰盈的智慧境地。应该说,雪莹诗歌的哲思融入,对诗仅仅是情感或仅仅是生活的传统观念构成了一种有力的质疑和扩充。

雪莹在诗中绝不让情思进行裸体的表演,或让知性经验单凭智力去认识,而总是努力为情思和感悟寻找合体的感性衣裳。具体说,或像《流逝之殇》似的启用意象思维,“外省的楼台上,满室风声……如黛青山已然白头,应是早就忘了/山高水远,长亭短亭/也忘了那鹅黄的蓓蕾/如何向着天空吐露羞怯的花朵/并且,举越过火焙的酒杯”,诗人无一字直言岁月流逝的忧伤,而是借助叶片、风声、信札、花朵、酒杯等客观对应物,把抽象传达得朦朦胧胧又质感可触,余韵悠长,达成了情、理、象三位一体的内在平衡。或如《玉兰花开》那样引入象征手法造成结构的多层效果,在有限空间内包孕丰富的诗意,它表面状绘玉兰的风姿、颜色、表情,实则用象言之道打通物我,使写实光影中闪烁着形而上的内涵,言此即彼,我即是花、花即是我,花我两忘,却又花我同在,虚实相生。或似《还乡》一般勾勒一定的事态,铺排还乡的细节、场景、氛围,赋予了诗歌一定的长度,表现了作者处理复杂生活题材的能力。至于雪莹诗歌的语言也已日趋硬朗、大气,有了恰适的弹性和硬度。

雪莹是女性,但女性诗歌覆盖不了她创作的全部特质,雪莹在黑龙江生活多年,可黑土诗派无法统摄她诗歌的艺术个性。她对新潮女性诗歌有着清醒的“间离”,也为冷峻的北国诗歌增添了一份瑰丽的柔情。作为一只仅仅属于自己的“鹰”,她始终在向着更为高远的蓝天“飞翔”。

“新化杯”“游在17度建德新安江”全国散文赛征文启事

浙江省建德市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素有“锦绣绣岭,山水之乡”之美誉,是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严州府所在地。在第十五届中国·17度建德新安江旅游节期间,特举办“新化杯”“游在17度建德新安江”全国散文赛。

一、主办单位

《浙江作家》杂志社 建德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建德市文联 浙江作家网

三、征文对象

全国各地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

四、征文内容

从多方面、多角度以散文形式,再现建德17度新安江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地域文化、民俗风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内容的文学作品,讴歌在建设“美

丽江城”和“幸福建德”进程中各行各业做出的突出业绩,涌现出的优秀人物和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五、征文要求

散文佳作均在应征之列(包含抒情随笔、日记体、书信体等形式),字数以1000字至3000字为宜,特别优秀的可以放宽限制。作品要求原创,注重文学特色和语言的美感。

六、征文时间

自即日起至2012年8月6日止。

七、征文评选

汇总后将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评出获奖作品。2012年8月将在建德新安江召开颁奖大会。评定奖项设:

一等奖2名,奖金各5000元;二等奖5名,奖金

各3000元;三等奖8名,奖金各1000元;优秀奖奖30名,奖金各500元。

获奖作品将择优在《浙江作家》杂志、浙江作家网、建德文联网、《新安江》等网络、报刊上发表。

八、投稿方式:

征文稿件末尾请写明投稿者的姓名、详细通讯地址、邮编、所在单位、联系电话,否则作品将不得参加评审。纸质来稿请寄“浙江省建德市文联”,地址: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滨路58号,邮编:311600,并请在信封上方注明“游在17度建德新安江”全国散文赛的字样。所有来稿必须附电子文件。

电子来稿请发电子信箱:441914185@qq.com 《浙江作家》杂志社 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政府 2012年7月5日